

罗森茨维格

生平与思想

(美) 纳胡姆·格拉策 编著
Nahum N. Glatzer
孙增霖 译

罗森茨维格

生平与思想

Franz Rosenzweig

His Life and Thought

漓江出版社
桂林

FRANZ ROSENZWEIG, HIS LIFE AND THOUGHT, by Nahum N. Glatzer
Third Edition with Preface by Paul Mendes-Flohr
Copyright © Third edition with new material 1998 by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Simple character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ulama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gency, Rome, Ital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2016 Lijiang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4-2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森茨维格:生平与思想 / (美)纳胡姆·格拉策 编著; 孙增霖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 1

(子午线译丛. 第2辑)

书名原文: Franz Rosenzweig, His Life and Thought

ISBN 978-7-5407-7862-0

I. ①罗… II. ①纳… ②孙… III. ①弗朗茨·罗森茨维格(1886-1929) - 生平事迹 ②弗朗茨·罗森茨维格(1886-1929) - 思想评论 IV. ①B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5327 号

出版统筹: 吴晓妮

责任编辑: 吴晓妮 叶子

装帧设计: 李诗彤

内文排版: 姜政宏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9658-8020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 253000)

开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16 字数: 350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4-2671218)

纪念西奥多·舒肯

1914-1975

“他赐恩典于谦卑者”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的故事，
就是一个重新发现犹太教的故事。

——纳胡姆·格拉策

第三版序
纪念纳胡姆·N. 格拉策
(1903—1991)

保罗·门德斯-弗洛尔¹

当本书于1953年初次出版时²，弗朗茨·罗森茨维格(1886-1929)在英语世界基本上无人知晓。即便是在他的家乡德国本土，他也几乎被遗忘了，因为他的影响已经被后来我

1 保罗·门德斯-弗洛尔(Paul Mendes-Flohr)生于1941年，是当代杰出的犹太思想史学者，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读博期间曾接受格拉策的指导。——译注

2 本书的第一版是由纽约 Schocken 印务公司和纽约 Farrar, Strauss and Young 公司联合出版的；位于费城的美国犹太出版集团(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也印行了一个类似的版本。第二版，即修订版由 Schocken 印务公司于1961年发行并在此后多次重印。纳胡姆·格拉策于1975年为精选的传记部分进行了最后的更新。

们称之为大屠杀¹的恐怖事件所掩盖。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难民们关注希特勒篡权之前不久的时代里犹太精神和犹太学问的真正复兴²时,他们就会格外珍惜对罗森茨维格的回忆。他的学生,纳胡姆·N. 格拉策预见到,如果能把他老师的遗产移植到美洲的土壤上,就会重新焕发生机。实际上,他对罗森茨维格“生平与著作”的“介绍”遇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受众群体。格拉策生动地描述了罗森茨维格的精神旅程:从同化主义出发,走进了洗礼的殿堂,最终确证了传统的犹太式的虔诚。这一过程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犹太人的想象空间。格拉策编纂和出版罗森茨维格著作集耗时十年,在此期间,《犹太信仰的现状文集》的编辑一定会注意到“对北美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个体是罗森茨维格,他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一个平信徒而非拉比——死于希特勒篡权之前,从基督教会的大门口回到了犹太教的殿堂”。上述说法的作者同时正确地补充道:“显然,我们尚未给予纳胡姆·格拉策和舒肯印务公司以应

1 战后德国出版的第一部罗森茨维格的作品是《救赎之星》(*Stern der Erlösung*,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1954)。其后,于1962年出版了他在1920年撰写的关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专题论文:《黑格尔与国家》(*Hegel und der Staat*);1964年,他的一部生前并未出版的作品由纳胡姆·格拉策以英文译本的方式出版,即《理解疾病和健康》(*Understanding the Sick and Healthy*),并且经过译者修订后以 *Das Büchlein vom gesunden und kranken Menschenverstand*(《健康的和患病的思维》)为名在德国出版发行(Düsseldorf: Melzer, 1964)。1976年开始,他的著作集开始在德国出版,这使得对罗森茨维格的研究变成了显学。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叶,在德国零星出现了有关罗森茨维格思想的论文,一般性的回忆录和通俗化的解说。只是到了60年代晚期,德国学术界才感到了对他作品的迫切兴趣。此前,吸引着学者们注意力的主要是他同布伯一起翻译希伯来语《圣经》。

2 关于这场“复兴”的详尽探讨,参见迈克·布雷纳(Michael Brenner)最近的研究:《魏玛德国的犹太文化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Jewish Culture in Weimar Germa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得的感谢,感谢他们把罗森茨维格介绍给英语世界。”¹

罗森茨维格的故事,如同格拉策所讲述的那样,跟成长于1950和1960年代的美国犹太人中所流行的“存在主义”风潮及其精神上的探险产生了共鸣。他们都有着一种普遍的感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种残忍的方式暴露了西方和美国文化的道德和心理基础有多么脆弱。从二战中兴起的——终结于广岛和长崎所带来的创伤,以及令人震惊的对希特勒的死亡集中营的揭露——美国式的道德乐观主义和英雄式的自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冷战,一次企图恢复美国人对崇高目标的感觉的令人绝望且极度反感的尝试,它的作用只是加深、加剧了这一危机。标志着时代风潮之转变的是让-保罗·萨特作品的突然流行,在当时,他的许多哲学作品和小说被翻成了英文。这位法国存在主义者在美国人重新发现克尔凯郭尔和卡夫卡的作品打下了基础——虽然两者的作品早在30年代就已经翻译成英文,但却无人问津。也是在这个时代,美国人发现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塞缪尔·贝克特。美国的文化感受性被彻底改变了。

现在,西方的文化产业被看作是缺乏明确的道德立场,而语言,甚至或许是理性都不再被人们信任。人生境遇的脆弱与

1 参见米尔顿·希门法布(Milton Himmenlfarb)为《犹太信仰现状:由评论杂志编者精选的论文集》(*The Condition of Jewish Belief: A Symposium Compiled by the Editors of Commentary Magazine*, New York: Macmillan, 1966)所作的序言,第2页。这本文集最初出版时的标题是《犹太信仰现状论文集》(*The State of Jewish Belief: A Symposium, Commentary*, 42, August, 1966)。罗森茨维格所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格拉策编纂的著作中,但同时也在詹姆斯·斯里普[James A. Sleeper]和阿兰·门茨[Alan L. Mintz]所编纂的《新犹太人》(*The New Jew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中有所体现。更为晚近的一部关于美国犹太信仰现状的文集指出,罗森茨维格对当代犹太宗教情感的形成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参见《美国犹太人的信仰是什么:一部论文集》(*What Do American Jews Believe: A Symposium, Commentary*, August, 1996)。

荒谬成了占据人们思想的主要内容。既是出版商又是小说家的阿瑟·A.柯恩¹，他自己皈依犹太宗教信仰的道路正是在格拉策著作的影响下形成的，他注意到：“走出了战争阴影的美国却失掉了自己的原则，它的道德就像一个受损的肺脏一样有气无力。不再有对进步的信仰，也不再相信人可以变得完善，建设正义的社会的构想也变成了镜花水月……伴随着所有这些枯萎的信念而来的是已经显露、仍在进行中的一项发现：世界惊人地狭小，在每个人的罪孽和命运中，全体人类纠缠在一起。”²终极性的问题因此而被重新建构，重新阐释。在这样的环境中，神学，尤其是有存在主义倾向的神学逐渐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得益于美国文化传统的这一转型，格拉策编纂的罗森茨维格著作因而满足了美国犹太人的需要。迄今为止，美国犹太人一直生活在缺乏神学的不毛之地上，他们需要一场严肃的宗教对话，因为这样的对话同时也有益于解决每个人更为迫切地关心的问题。这些个体失掉了原来赖以立足的中产阶级的虔敬世界，这个世界现在看起来是那么陈旧和肤浅，如果不是彻底丧失了信誉的话。

借助精心编选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与之相伴的还有严谨而精微的评注——格拉策引导着读者们见证了罗森茨维格为之奋斗终生的种种问题，而后者正是战后的一代美国犹太人同样需要面对的。格拉策对于罗森茨维格的描述始于后者

1 全名阿瑟·艾伦·柯恩(Arthur A. Cohen, 1928-1986)，除小说等虚构作品外，也写作了若干重要的神学著作。——译注

2 阿瑟·A.柯恩：《战后美国想象：关于小说、犹太人和希望的笔记》(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after the War: Notes on the Novel, the Jews and Hope. The B. G. Rudolf Lectures in Judaic Studie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第17页以下。

年轻时代所接受的来自父母的中产阶级理想的幻灭——遵从他父亲的意愿，罗森茨维格进入大学时最初学的是医学——以及温和的犹太自由主义形式的幻灭，他后来将这种形式比作是一个被剥夺了所有真正属人的、灵性的价值的“空空如也的袋子”¹。此后，格拉策还记载了罗森茨维格经常痛苦地审视着那些指引着西方文明，而且实际上也指引着罗森茨维格本人和他的家族曾经希望他去追寻的生活的种种前提和洞见。如格拉策所证明的那样，罗森茨维格之所以最终接受了宗教信仰，是因为得到了不屈不挠的理智上的正直的坚定支持。相应地，格拉策熟练地从罗森茨维格的大量作品中拣选了那些足以保证读者们能够见证他追求信仰时所付出的不懈努力的作品。这种信仰，后来被罗森茨维格称为“并不狂热”²的信仰，也就是说，一种对于启示的信仰（Offenbarungsglaube）；这种确信的基础，既不是传统的外在权威，也不是信仰团体的清规戒律（由此我们能够理解罗森茨维格的嘲讽：“上帝创造的是世界，而不是宗教”³）。罗森茨维格之获得并保持其信仰，靠的并不是权威，他借助的是对此前作为一名年轻学人在初入前程远大的学术事业时所曾受益的种种教条的勇敢批评。因此，在听过了格拉策所讲述的这段往事之后，我们就不会对此特别震惊了：尽管罗森茨维格有能力完成一篇极受赞誉的博士论文——以

1 参见本书正文节选的1909年7月19日致贝德特的信件。（由于中文译本并未标注对应的原文页码，因此在相应原文的地方改用具体章节和段落来标示，下同）——译注

2 1924年9月18日罗森茨维格致恩斯特·西蒙的信件，参见艾迪丝·罗森茨维格（Edith Rosenzweig）在恩斯特·西蒙（Ernst Simon）帮助下编纂的《书信集》（Berlin: Schocken Verlag, 1935），第510页。本书有该信件的节选。

3 参见本书正文节选的罗森茨维格为《救赎之星》所作的名为“新思维”的注释。——译注

《黑格尔与国家》为题由海德堡科学院出版¹——但却拒绝了令普通人羡慕的柏林大学的教授职位。为了解释自己的这一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决定,他给他的论文导师,著名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梅因奈克写了一封信。格拉策从罗森茨维格未刊行的手稿中找到了这封信并把它置于本书之中。² 这封写于1920年8月30日的信以极其明确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标志着罗森茨维格在追寻宗教信仰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理智和价值观方面的巨大转折(*volte face*):

……我想,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学术道路不再是
我关注的焦点,我的生活现在已经被一种“隐藏的动
机”所掌握,对于后者,我意识到我只能称之为“我的
犹太教”……[在提及当月早些时候于美茵河畔的法
兰克福所推行的犹太成人教育计划,并担任自由犹太
学社领导一职时,他继续说道:]那些(被歌德)称为
“日常需要”的琐屑的——而且经常是极其琐屑
的——事务就是我在法兰克福的职位上要面对的,我
是说,那些极其令人头痛的、微不足道的但同时又是
非常必要的与人们和外在环境所进行的斗争构成了
我现在生活的核心内容——虽然有许多不可避免的
烦恼,但我热爱现在这样的生活。认识[Erkennen,亦

1 《黑格尔与国家》,二卷本(Munich/Berlin; R. Oldenbourg, 1920),由 Scientia Verlag 于1982年重印。

2 这封信以及其他一些罗森茨维格写给20世纪30年代时还健在的德国知识分子的书信并未包括在《书信集》的第一版(1935年出版于柏林)之中,根据拉斐尔·罗森茨维格(Rafael Rosenzweig, 1922-2001, 罗森茨维格之子。——译注)的说法,“这是为了避免纳粹政权向他们寻衅滋事”。

即对于知识的训练有素的、系统化的追求]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值得追求的目的。我的目标已经转向了服务,为人民服务……对科学的好奇和对美的广泛兴趣如今对我也已不再重要,虽然我曾经为它们而着迷……现在,我只是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才会思考它们,向我提问的是普通人而不是学者……我迫切地想以一个普通人而不是某个学派的代表的身份告诉学者们,那个永不满足的、永远好奇的幽灵就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吸干了他,控制了他的人性。我恨那个幽灵,就像我恨所有的幽灵一样。它的问题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在另一方面,人类所提出的问题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恰恰即是我所说的那种“作为服务的认识和知识”。……¹

通过引导我们注意这一非同寻常的“心灵表白”(*cri de coeur*), 格拉策揭示了那启发了罗森茨维格的“新思维”以及实际上也启发了他的犹太式自我理解的内在气质(*ethos*)。在开始迈向宗教信仰的旅途之前,他确定知识——以及对真理的追求——必定要对个体存在的直接的特殊性有天生的关怀。然而,哲学与知识论的传统观念只是关注理性,因为后者提供了通向普遍真理的道路,它被认为是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与此相反,“新思维”从“活的言语”(*lived speech*)——罗森茨维格的朋友马丁·布伯称之为“对话”——中获得了指导,后者总是产

¹ 本书收录了这封信,读者务必参照这封独特的信件的全文。(见中译本第149页。——编注)

生于它被说出的那个特别的时刻,因而总是产生于偶然的、活生生的时空。“在传统哲学中,”罗森茨维格解释道,“‘思维’意味着不属于任何人的思维(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用‘每个人’或者更加著名的‘全世界’来代替‘任何人’)。但是,‘言说’(speaking)则意味着向某人讲话或者为某人思考。而这个某人总是相当确定的某个人,而且他不仅仅像‘全世界’一样只带了耳朵,他是个有口能言的人。”¹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1925年——逐渐加剧的瘫痪早已夺走了罗森茨维格的自主行动和讲话的能力,然而他却坚持着向别人讲述,同别人交谈。在一位经过特别训练的打字员和他忠诚的妻子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他辛苦地撰写文章,翻译《圣经》,以及坚持着一项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写下了大量的信件。尽管为疾病所累,但他的声音从未消失——而且借助格拉策对其作品的审慎而敏锐的编选,他的声音一直在回荡着,其中充满着仁慈、和善、幽默、博学以及理智的和灵性的正直。

罗森茨维格的言语—思维(speech-thinking)所激发的不仅仅是他跟他的人类同胞之间的交流,还促进了他与犹太传统的相遇。对此,格拉策精准地展现了罗森茨维格的对话理论如何重新校正了他的传统信仰中的三重轨道:祈祷、礼仪和学习。他跟犹太教的神圣教义和实践的对话——它容许传统的声音与其独特的变形和灵性的表白产生共鸣,同时也尊重现代的感受性和关怀——表明自身对那些渴望着一种拥有更为严肃的形式、未被中产阶级和其他形式的偏见所污染的犹太教的犹太人有特别的吸引力。怀抱着宗教传统并非一定与现代性冲

1 《新思维》(1925),本书有收录。

突这一观念，罗森茨维格与犹太教重逢，这表明，即便是对于那些最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来说，与传统，尤其是与传统的奠基性文献进行富有创造力的对话是完全可能的。¹

格拉策强调指出，正是由于罗森茨维格的生活与思想之间的紧密关系，才使得他回归犹太教的旅程显得清楚、可信，有着存在主义一样的夺目光芒。这一特征也吸引着像纳胡姆·格拉策这样的同时代的年轻人。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在拉比尼希米·诺贝尔(Nehemiah Nobel, 1871—1922)的塔木德早课上，他初次遇见了罗森茨维格。² 同诺贝尔圈中的其他成员一起，格拉策也支持罗森茨维格建立自由犹太学社的计划，这所致力于成人教育的学校于1920年成立。学社独特的课程和学习理念在本书中描述得非常详细。³ 在学社中，格拉策因对犹太事物的广博知识而被广泛赞誉。他关于古代和现代的希伯来知识就像他对传统文献的知识一样被看作是无人能及的。罗森茨维格经常会要求他去教授一些人——通常情况下往往是罗森茨维格的某位老于世故的但却早已被同化的犹太人朋

1 有关罗森茨维格给美国犹太思想和实践带来的冲击，请参见前引书。此外，亦可参见罗伯特·高迪(Robert G. Goldy)撰写的《美国犹太神学之诞生》(*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Jewish Theology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第4-5, 23, 29-30, 48, 59, 90, 92 以下; 以及阿诺德·沃尔夫(Arnold Wolf)编辑的《重新发现犹太教: 对一种新的犹太神学的反思》(*Rediscovering Judaism: Reflections on a New Jewish Theology*, Chicago: Quadrangle Press, 1965), 多处提及, 不一一列举。

2 参见雷歇尔·哈伯格(Rachel Heuberger):《正统与改革: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尼希米·安东·诺贝尔拉比事迹》(*Orthodoxy versus Reform: The Case of Rabbi Nehemiah Anton Nobel of Frankfurt am Main*), 转引自《列奥·拜克学院年鉴》(*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第37卷(1992), 第45-58页, 这是一篇关于诺贝尔的简短但深刻的传记作品。亦可参见费雷巴纳(Michael A. Fishbane)和威彻斯勒(Judith Glatzer Wechsler)编著的《纳胡姆·N. 格拉策回忆录》(*The Memoirs of Nahum N. Glatzer*,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1997), 第80-82页。

3 亦可参见格拉策编辑、罗森茨维格所著的《论犹太教育》(*On Jewish Learning*,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5)。

友——有关希伯来文化、塔木德或者传统祈祷书的知识。当时，希伯来语作家沙伊·阿格农¹和哲学家马丁·布伯同在学社教书，当他们着手编纂一部《哈希德教派文存》——哈希德派文献的一个多卷本选集——的时候，想要一位精通那些晦涩而冷僻的希伯来文献的助手，罗森茨维格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格拉策。²他们愉快地接受了罗森茨维格的推荐，邀请格拉策担当他们的助手，职责是查找、抄写和解释哈希德派的教义和传说。³后来，当布伯和罗森茨维格着手进行他们不朽的工作：将希伯来语《圣经》翻译成德文时，格拉策承担了同样的任务，他所做出的最为重大的贡献是校对并初步准备了对传统的《圣经》注解所进行的批判性总结。⁴当罗森茨维格准备出版《救赎之星》的第二版⁵，急需有人确定大量的《圣经》和拉比文献中的典故时，他求助的也是格拉策。⁶

1 沙伊·阿格农(Shay Agnon, 1888-1970)，生于奥匈帝国的犹太人，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现代犹太文学的重要代表，1910至1920年代一度定居德国，进行写作的同时与布伯一起搜集整理了哈希德派文献。——译注

2 这是一项为期十年的计划，预期成就是一部不朽的关于哈希德教派文献的带注解的文献索引。有关阿格农和布伯的《哈希德教派文存》，参见丹·利奥(Dan Lior)：《〈哈希德教派文存〉的源起和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rpus Chasidicum)，转引自Laor《沙伊·阿格农，新的观点》(Shay Agnon, New Perspectives, Tel Aviv: Sifriat Poalim, 1995)，第127-153页(希伯来文版)。

3 尽管阿格农和布伯在该项目上多年合作愉快，但《哈希德教派文存》从未产生真正的成果。由格拉策预备好了的资料保存在沙伊·阿格农文存中，现藏于耶路撒冷的犹太民族和大学图书馆(the Jewish and University Library)。

4 参见格拉策：《从布伯和罗森茨维格研究〈圣经〉的时代起》(Aus der Zeit der Buber-Rosenzweig Bibelarbeit, Mitteilungsblatt, Wochenzeitung des Irgum Olej Merkas Europa)，特拉维夫，vol. 33, no. 29, 1965年7月16日，第5页。

5 《救赎之星》(Der Stern der Erlösung. Unveränderter Abdruck der 1. Auflage von 1921, ergänzt durch Randtitel des Verfassers und von Nahum Norbert Glatzer ausgewählte Register und Nachweise [Frankfurt am Main: Kauffmann, 1930])。

6 格拉策：《犹太文献索引》(Nachweis der Jüdischen Quellen)，转引自上一注解提及的著作。这个十八页的附录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部分。格拉策准备好的索引已包含在英文版《救赎之星》中。

令罗森茨维格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格拉策渊博的学识,他对传统希伯来祈祷文和圣歌的流畅翻译同样引人注目。作为祈祷班(minyan)——一个信仰团体,每逢安息日或其他节日都会在罗森茨维格患病的漫长岁月里聚集到他的阁楼上¹——的忠实成员,格拉策通常会担当颂者(*ba'al tephilah*)。罗森茨维格经常直截了当地要求他担当这一角色。例如,在1926年的普林节²期间,罗森茨维格突然打断了对《以斯帖记》的诵读,要求格拉策继续余下的颂歌。罗森茨维格后来曾当着他母亲阿黛尔的面说过,他希望她能够亲自聆听格拉策的诵读,希望她这位久已远离犹太教的女士也能够感受到传统的力量。³而且事实上,格拉策确实赢得了阿黛尔的青睞,她甚至把他当作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这一紧密关系一直持续到她1933年去世,最后,在格拉策的关照下,罗森茨维格的遗孀艾迪丝得以出版了更多的档案。⁴

格拉策将这一信任看作是一种将罗森茨维格的思想留给后人的义务。⁵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证据,证明格拉策毕生致力于继承和传播他敬爱的老师的遗产。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证

1 参见本书收录的罗森茨维格1922年10月以后的信件。

2 普林节(Purim)是为了纪念和庆祝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的年代里以斯帖皇后拯救他们逃离天族危难。普林节期间,犹太人身着夸张的服饰、戴着面具参加狂欢游行,因此普林节又被称为犹太狂欢节。——译注

3 罗森茨维格致Eli Duschinski,1926年3月26日。这是一封存于纳胡姆·格拉策文件中的未刊行的信件(参见下一注释)。

4 这些文档现存于纽约列奥·拜克学院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凡得彼特(Vanderbilt)大学图书馆。

5 关于纳胡姆·N.格拉策的更详细的思想传记,可参考笔者的《作为服务的知识:读解纳胡姆·N.格拉策》(*Knowledge as service: An Appreciation of Nahum N. Glatzer*),转引自《犹太研究:世界犹太研究联合会论坛》(*Jewish Studies: Forum of the World Union of Jewish Studies*)第31期(1991),第25-45页。

据在于下述事实：本书的第一版——也是第一次印刷¹——后面附加的参考文献仅包含了二十种书目，以一种简单而直观的形式罗列了截至当时为止出版的有关罗森茨维格的所有语言的著作。而到了1995年，正式出版的有关罗森茨维格的二手文献，粗略估计，仅仅以英文、德文、法文和荷兰文写就的文章和专著就超过了一千篇（部）²；如果再算上意大利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和东欧语言，更不必说希伯来语的文献，恐怕这个书单会开得更长。在这个有关罗森茨维格的、仍然在不断成长着的图书馆中，格拉策的《弗朗茨·罗森茨维格：生平与思想》仍然引导着人们去理解和领悟这一具体化了的犹太的和人类的精神。

耶路撒冷

1997年11月

1 格拉策会习惯性地每一次重印都列入参考书目。

2 参见路克·阿克阿特(Luc Anckaert)和伯恩哈德·卡斯帕(Bernhard Casper):《弗朗茨·罗森茨维格：第一手和第二手参考书目》(*Franz Rosenzweig: A Primary and Secondary Bibliography*)第二版, Leuven: Library of the Faculty of Theology,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1995。